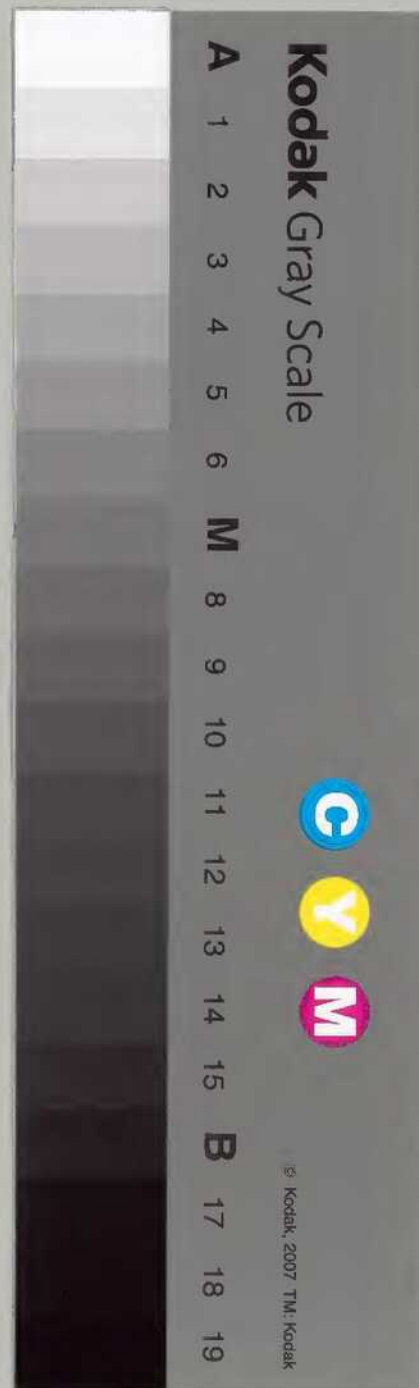


平富文集

十三と十五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10277	
冊 數		12 (6)	
函 號	圖	3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不鮮明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平齊文集卷第十三

表

龍州謝到任表

參井天高南解佐州之組洮氏地迫猥分護塞之
符祗服詔條具宣德意中謝竊以蠶叢開國於千
古之上龍門置郡於萬山之間壤雖接於松維風
尚餘於綿劍諸關晏謐商通蓬婆滴博之郊兩縣
豐登民樂無懷大庭之俗相安清靜宜得循良伏
念臣漢落無庸輪囷有志遡淮堧以北慨祖述之
如存捫蜀道而西信武侯之可作繇治中之冗綴
從閫外之下陳跼足徒勞剗心何補不遑將父方



蒲秩以謀歸亡以瘡人廼蒙恩而出守靖惟恭冒
倍切凌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
惟己格帝若伊陟臣扈內尊朝廷治民則黃霸翁
歸外布郡國況在坤維之表欲如天陛之前遂使
謫材亦叨煩使臣誓鞭駑駘仰荅鴻私七百里山
高谷深首嚴保鄣二千石政平訟理共樂耕桑臣
無任

謝曆日表

運承天統益綿卜世之休曆授人時特重歸奇之
閏民生知勸吏績用熙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紹
開中興昭受上帝齊璿璣之政旦復旦而有常推

神筴之元朔又朔而不息爰謹日官之課仍新
令之頒臣猥戍龍門恪循鳳紀刀耕火種俾陶一
氣之春惟髻弁裳同樂三登之俗臣無任

瑞慶聖節賀表

日宣重光久啓升平之運龍成五色仍標震夙之
辰懽動幅員和薰宇宙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天
大亦大日新又新世祖之三十年寢格清明之治
武王之八百國迄成耆定之勲屬電樞之發祥宜
旗翼之齊壽臣涪江領戍嵩嶽傳呼十月未央阻
効稱觴之慶千秋華萼願輸獻鑑之忠臣無任

功德疏

赤龍紀瑞聖人間生白狼獻詩天下同慶輒哀衆
妙之果仰介無疆之休 皇帝陛下共願福祿萬
年本支百世日所照露所墜盡復興圖天以清地
以寧永隆磐石

謝授中書舍人告仍賜紫章服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者
南臺執法方虞妄發之愆西掖代言忽冒真除之
寵恩深語塞感激涕零中謝臣竊觀元祐之初欲
救熙寧之弊御史則劉摯傳堯俞王巖叟諫官則
孫覺鮮于侁朱光庭給事中則純仁知制誥則蘇
軾維當今之更化宜視昔之得人伏念某學行庸

疎文氣卑俚無欲不欲蚤嘗慕於前賢時行身不
晚始遭於上聖甫玷粉闈之直趣陞烏府之班知
可爲於忠言期不負於所學冀陸丈夫去惡草以
未能莠田驕驕護良苗而徒切坐需汰并誤被褒
遷踰旬觀象之門即日紫微之閣移桴彈於封駁
固脉絡之相關加修飾於討論柰精神之已奪戴
天垓北控地凌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煥文惟
堯好善如禹謂臣九年之謫困何意於求升念臣
一日之逢否不期而返泰俾効操觚之技驟參簪
筆之聯進之史職則望溢於元超錫之命服則事
同於李絳便蕃君寵洋溢親權五敢不砥礪風心

研磨素習雷一動而皆奮勉揚更化之風水萬折
以必東誓竭徇公之節臣無任

謝特理磨勘授朝請郎告表

臣言恭奉告命特授朝請郎者課格三銓尚汗丹
籍秩陞二等忽冒紫綸轉滌辱以光榮拔滯淹而
奮厲中謝伏念臣學惟守僻志不量難明主樂忠
雖嬰龍而不忤柄臣忌直竟編虎以奚迯投閑三
禡之餘待盡百罹之外會恩不宥引咎誰憐元成
玷缺之詩動心有益范滂黨錮之傳委命何辭浩
日月之居諸歟乾坤之軒豁晨脫深穽夕趨要塗
困據茨以雖危泰包荒而終吉鑒觀素履知無

朝訛遇之心考覈踐更念有十年不調之歎

官簿與進文階歷觀大化之更無若微生之幸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惟皇作極觀過知仁謂靜者
無營臣之靜特安於拙而退者不競臣之退乃厄
於窮過爲華袞之褒昭示緇衣之好疊疏新渥一
洗舊愆臣敢不懲迷復於前戒真升於後終身不
理磨勘固慙淳熙勸講之官當制封還詞頭尚勉
康定代言之職臣無任

謝授侍講告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兼侍講者五花疊組甫塵
鼈禁之除六畫專經仍玷虎門之選願天莫避躋

地靡皇

中謝

臣竊以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出而

八卦作取小過取大壯堯舜獨盡其神曰連山曰
歸藏夏商參用其瀾皆繇汲汲之學能進乾乾之
功迨開物成務之教衰而崇德廣業之意泯第資
誦說莫究推行武帝尊儒秦通變使民之理太宗
慕古昧以蒙養正之方縱得其言何關於治蓋形
而上者謂之道必神而明之存乎人恭惟 皇帝
陛下觀象洗心玩爻盡性悟泰之內健外順首賢
路之宏開鑒蠱之上剛下柔急朝綱之復振有體
則斯有用能知而必能行奚俟鯁生尚容蠡測况
臣鈞深無得納約有慙朱雲之折充宗僅致中謝

之辨京房之事延壽靡忘理亂之占雖燭火中謝

乎日月之光然勺水猶觀乎江河之益探先天之
妙蘊踐前聖之微言剛健中正粹精著在自彊之
德聰明睿智神武形爲不殺之仁俾斯文之大興
幸當世之親見臣無任

謝授給事中兼侍讀賜對衣金帶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
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仍賜臣對衣
金帶者瑣闥邃嚴首玷塗歸之選經闡清闕仍塵
勸誦之聯拜奎畫以欣榮佩身章而增惕中謝臣
竊以月正元日虞朝闢四門以達聰每歲孟春夏

室徇百工而來諫蓋重履端之序用開進善之機矧銀臺乃國論網維之司而金華實君德涵養之地運適逢於道泰賢宜急於時升伏念臣質弱早衰器卑晚遇烏府詞垣之陟首破拘攣鰲廡銓省之登徑排膠葛念有君之忍貧務非道之不陳薪未及然慮在上恬下嬉之表贅不恤緯憂形外阻內訌之間過蒙採擇之明荐被褒遷之寵禮成元會命出昕朝責之以論事回天期之以引君當道鵷梁不稱其服凜疊組之難安鴻陸可用爲儀貌濫巾之無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至公廣被小善兼收謂臣猶有不爲靡徇暗韋之習嘉臣

他技粗存骨鯁之風故於漢廷奪席之朝魏展樽之旦趣陞華要俾罄迂愚第臣術昧觀頤病深咸頰乞投閑而雖切蒙賜告以良優惟薄蹄之力已窮而倦翼之影宜息願解禁廬之直退從釐館之游飯糗扶羸儻遂山林之養羹芹效美敢忘畎畝之忠臣無任

遺表

臣某言竊以榮必有悴生必有死戀昌期而雖切撫頽景以難留中謝臣猥起窮途首塵要路志存冠鐵竟貽捫舌之羞戒忽佩韋遂召采頤之疾廼若兩年而五擢甚至一月而屢遷拜宸翰於形神

凋落之中進華序於氣躰摧頽之日屢騰祠請終
闕俞音聖恩磅礴於兩儀遺忠幹困於九地息今
垂絕鳴固宜哀臣竊謂今日內訌外阻之勢已成
根深蒂固之計安出殆非人力之及尚幸天心之
回 皇帝陛下至敬無邪表裏靡間而後可以祈
天至公無私親疎如一而後可以祈天君子常進
不搖於愴壬而後可以祈天直言常用不移於讒
佞而後可以祈天省賦薄歛不以四海奉一人之
怒而後可以祈天賞功誅罪不以一人抑四海之
論而後可以祈天大臣叶心共治群臣絜已奉職
皆所以仰輔天德同迓天休守決不可玩視口

不可輕信事關存亡何止成敗臣奄謝明時永
聖造魂氣有知猶當上訴于帝蒙韃不可爲中原
主必佑助于有德猶是微臣區區報主之職分也
臣無任

御筆端明殿學士洪某鯁亮忠愨有助親政遽
覽遺表深用悼惜可特與執政恩例

簡劄

上廟堂劄子

某猥叨誤渥祗拜明綸靖惟僥逾莫稱拔擢不敢
僭控私謝謹熏沐拜手以毫毫之愚僭言之 聖
上更新萬化取端拱咸平建元改元欲還 太

真宗一統太平之盛其原必自近始秦王薨於端拱之前四年 太宗聞之流涕即詔曰涪陵公廷美朕之同氣也宜追封涪王謚曰悼且封其子至真宗未改咸平之數月追復秦王尋改葬汝鄧間兩朝忠厚親睦之仁上通於天今紀元取法其有感於斯乎 聖上本心之所發見必於首春自有處分股肱大臣從容開廣使早有定論以慰 列聖在天之靈端拱咸平忠厚之脉迺續於無窮矣某備數分察欲舉乙酉封事中語再有陳述退念事關大體必出於宸衷獨斷而後光明俊偉在大臣亦盡將順歸美之道與臺諫有言而後行

萬矣因觀布衣諸葛符所上續生意書冒昧

爲廟堂新元壽國獻伏丐鈞啓

與張司業劄子

某少稟適有經德劉齊長見過袖出上 皇帝書錄本自言欲解職去退閱所上書殊有直氣學舍累年厄於鉗制今始得伸一喙於可言之日九重樂聞人言大臣不惡人言給舍臺諫而下人言所及聞之亦足以戒今何所忤而欲去耶敢望開諭前廊勿令解職以成朝廷培養士氣作成士風之美伏覬炳照

賀游景仁工部書

某承被郎潛之除私切贊懌正大明誠謂宜日夕
在上左右陳善閉邪以究中庸大學之功青綾入
直未足多賀數年來奏議警策如執事者有幾吾
君不以爲午而除目每在噤蟬啗馬之先搢紳可
知所勸矣論思精切尚盛氣以須之

荅游工部簡

伏讀奏篇如喧啾百鳥中之孤鳳如窮陰沍寒中
之霹靂如九鼎象物而鑄魑魅罔兩爲之膽栗神
悸如大光明鏡當空而懸大魔王無所遯形甚盛
甚偉司馬公門之有元城崔先生之有執事可以
名百世矣

荅葉子真書

某疇昔過九芙蓉下知有隱君子之廬在舟駛弗
能扣謁迄今不滿珥帖相先陳誼甚高凜然不敢
當兩都盛作雖用班張賦體發我宋之光明究治
亂之本末主文而諫國風之遺意也明主宜置一
通於座右以爲龜鑑惜無夜誦子虛者雖然得如
狗監誦之政恐牙頰汚君賦耳琴書何時過潛山
寓舍在臨安道旁弭節賜訪庶滿定交之願切幾
紆照

荅黃濟叔簡

某不聞問又許時東山桃柳觀玉泉笋蕨供未嘗

平齋集卷三
不撫景懷人寵示睡藤深刃愛念養生者枕不欲
高以褚爲則日減一番其平以漸也前是有惠枕
者皆苦高拜賜獨便衰惰釣天之想已斷遊仙之
夢可尋老去惟睡熟有味耳

與李微之校理書

某疇昔被飾子墨酬先施後山深林密病嬾相乘
賤姓氏無從徹風日不到處旆芙蓉而弄斗柄駕
蓮葉而讀玉書殊恨仙凡之隔也伏諗通金閨之
籍進紫宸之班上待特舉有禮矣公可以留矣多
賀多賀司馬遷史號實錄酷吏傳張湯在其中平
準書又謂湯死亡思湯平生大略可睹班固

推賢揚善拔之酷吏推賢揚善可進也而嬾居
毒不可泯也讀史至此每疑班氏以宮掖之故與
金張許史不能忘情特曲筆以出之世未有摘其
心者執事以良史材實錄以信後世於遷固必有
折衷敢請所以教

荅印松巖帖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更下一轉脚作麼生驚
峯既能飛來何不飛去曰百動不如一靜松巖畢
竟何如

時印老再
住中天竺

荅楊平叔知丞簡

某正尔寂寂忽來窅然之音於萬里外猿鶴起舞

清燈相對澹有餘味哦新詩道舊游恍然置我太
白我眉間而飽之風露也去不待明良用情結善
圃記見屬極仞下采蜀名公巨筆如林何爲乃貴
野鷺告更圖之庶不爲江山花竹羞

與俞提舉簡

某聞抱邁往英特之氣而不伸舒固易成疾湏得
慷慨士共談古今盛衰治亂之故南北離合成敗
之因奮髯頓足極其痛快以振宣精神否則秀眉
清吭緩歌美成小晏得意詞更番進酒花信風散
入骨髓經絡則病自霍然去矣公以爲何如

荅何正父簡

衲子有修水觀者湛然虛白在前童子投以
而心爲之痛瓦礫去心即安如初執事得無有隱
然未快者乎又有叅黃梅禪者百雜碎還我核子
來老夫不復作核子想也

荅沈簿餽歲簡

某今年至窮無錐可卓老色懽悰相爲消長可柰
何風誼不替先春致餉貽賜銀罌柑傳紫帕不復
作此夢烹鯉點酥而引大白亦窮臘盛事感甚感
甚

荅葉子真書

三墳書見寄張燈細讀如登無懷赫胥之庭與鴻

濛汗漫語知易無起止太極無增減特今人自不
古耳連山歸歲方從館中傳抄俟至更當參合以
驗所造大比又近俛踏槐黃否篤志古學如此安
用追逐時好東塗西抹爲某歲裏殊乏好懷得袁
安太丘語不覺興起略此奉報時中彊飯以昌斯
文

荅高處州書

某每懷龜總之富驪牙之博玉連瑣之奇古金背
鏡之明清一代能幾三十年前玉堂策天猶教管
一樓煙雨耶峯雲留鬱堦水溜潺挾此豐年歸報
天子某屏息萬山間不敢以隻字污人門高
俗銀鈎寶唾遠訪死生正是北關風雨中送客時
節可勝恨然異書如見異人它稱是裹飯問子桑
之意何可忘

荅魏鶴山書

某重午日忽得李校勘書轉示珽帖鈎畫爛然晃
漾心目竊知存養深固踐履堅實著書立言超然
自得不爲江山風景動搖喜劇而悲如見君子記
文錄似皆有益世教不爲徒文如入清廟觀武庫
一名一物皆足以使人起敬畏志定而氣盛也簡
州三賢閣記發明著於人心極有味百世之下猶
將聞風興起天目山房初無足道託高文以不朽

遂與廬山山房照映今古講學之方行己之要用
世之大法皆在焉切磋商究之愧不獲朝扣夕請何
敢以爲過額篆奇古清壯與文稱崔菊坡結字老
蒼當稟澆書記二美具矣自有天目無此奇事老
人年七十有二菽水蕭然相與安之若命而獨學
無友孤陋寡聞求仁入德之本尚幸私淑之

荅吳叔永寺丞書

某山中人不取修履端賀頗聞除用袞袞可奪淮
南之氣蜀珍何尚遲之叔永四六時出一斑疊疊
追逐前輩似聞近頗推擇玉堂揮翰之手欲辭得
乎某一片七年末頭惟有易在百穀草木皆田疇
焦穀不芽亦是天道栽培傾覆之常但願麥熟師
休與大千世界同此太平之樂長安城中燈火笙
歌徹曉湖山柳又黃矣過蒙紆念寂寞顓函勞訪
鮮醲交委窮悴亦春多感多感

又至節小簡

新陽方升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
後觀復于此作如何薦取偶得雙魚二兔持獻求
筌蹄外一轉語莫只道萬物未生時芸生荔挺出
矣

荅張簿惠白魚帖

入夜辱雙玉尺之餉張燈舉酒恨無水晶盤行之

媿感媿感

荅程宗武書

某前辱見過清談殊欵鄙吝之意消矣讀書爲文皆以優游涵泳而得之優游涵泳之功非膠膠擾擾者所能爲也故必主之以靜外靜其形內靜其心危坐沉思始能會古人之意於糟粕之外不惟進於文且進於道矣世有形雖靜而心實馳者亦有心欲靜而牽於物交物不能靜者大約息形而後能收心形且不息心豈能收心不能收學於何有異端之子猶能以觀鼻端白數踵後息爲功吾儒乃不能歛方寸於環堵間顧欲求史記於名山大川如子長是爲大也是自恕也吾子年甚少天資甚高恃其天資之高而忘其年之不能以常少濡筆伸紙前無古人問其所以尉垂白倚門之望則未免老歲月於奔走吾爲子懼夫君子之於學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脩學也息遊亦學也非曰墮肢體以爲息縱耳目以爲遊也藏修之未加而假息遊以自放求夫文之進且不可得况道乎吾子往矣深居而衆籟寂寧極而萬境融以此讀書則書有味以此爲文則文有法以此立身則身有度優游涵泳之功日異而月不同矣若曰吾身雖動吾心未嘗不靜當思靜在動先可也相愛之深

不容不盡情幸勿罪

通崔菊坡書

某伏自閬州城南下違離之拜整整十年進不能
爲公朝趨事赴功以荅所主退不能從師門攷德
問業以益所學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空老此生然
猶不敢自枉者寧以窮故負知己不以通負知己
也况今天下達尊誰出先生之右門人弟子之最
親孰如牛馬走造物深意安敢不使同退又同進
耶搢紳間謂凡任制閫莫有終譽獨吾菊坡不待
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久而愈安公
孫碩膏德音不暇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取碩大
爲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貧賤富貴不
能移吾之所樂惟先生以之邇來頭風不作酒時
進而飯日加天所以壽吾道之脉也某骭骹之藁
近綴拾若干首繕錄仰塵宗匠郢人運斤成風斲
鼻端之壘斲者固難受斲者亦不易告痛賜斤削
暇時更告賜一序引以黼黻之使得託之不朽死
生榮幸

荅毛君玉簡

某正坐晝寂而高軒來氣甚明禮甚度浩乎吞鵠
夷五湖於胸中而無西子之累所見過所聞矣金
堂石室之勝俟霽同登判作半月期揚鞭索去銳

不可留目送征鴻立盡梧桐半軒之影

答吳叔永司封書

某比承遣信暴下後勉出勞苦之聞其歸言鬚白容悴不類前時司封甚駭且疑非愛念之深不及此人生能幾寒暑六十到頭如何禁得老色不上面頻年窮阨以少知命而安誼不至以飢渴害其心猶能堅忍待盡於萬山間暇時繙書考觀古人行事體察諸身每竊笑韓退之不善處窮去國得州未至落寞嗟嗟戚戚日與死迫欲奏薄伎於從官之內紀太山鏤玉牒便作司馬相如垂死時語使其重困以窮無資飽之地又當如何彼宗元弟錫爲富貴所引如嬰兒之慕乳其不能處貧賤却不足責辱愛念不翅骨肉輒發其狂言幸勿爲不知我者道

又答借書帖

某宿拜還誨玩未脫手蠆尾又來閨寥中風誼孰如司封者携酒與魚以借書又是山中一奇事平生只據見在無力殺青數種皆未之收南宮北扉旦夕且出命直湏洗濯舊見以生新意使前無古人叔永肯効獺祭魚耶

答葉子真書

某面壁窮山自分老死一旦蒙恩入爲禮部郎未

淡月忽叨分察之命夢想不到神魂爲飛高誼絕俗妙灑臨存不作兒女子昵昵賀語而開以象筵第一誼拈槌豎拂喝佛罵祖平生無此伎倆所擲雖非甕中鱉亦直鱉耳憶昔行見寄嶠奇警切起敬不暇雪平地尺欲覓訪安道之舟無繇可得擁鼻清吟徒深悄想

荅真福州書

某疇昔端拜上記後兒曹得從阿戎於日邊獲知時止時行之槩大用尉廕鳳凰覽德輝而下千仞維日望之聖上遵養時晦之久剛明奮發風采立變大茲距脫來者始有安脚之地前因奏對嘗陳君子聚則爲泰今自外至者纔一二而大老未來真儒未召否泰之機猶未決私心憂之溫陵積蠹之餘不謂費支撐補緝如此陽春有脚又轉而南朝家不過爲潢池未清計國有仁賢則四海赤子莫不莫居奚一方之足慮新元發春或以登延君實爲第一義則上下之疑泮內外之泰成矣某爲郎纔旬日忽叨分察之命控辭弗獲畱勉就職來從久廢朝廷之事體人才之品級懵然莫識冒處非據夙夜針氈昨借樞臣開端連上三疏未報可平昔聲望不立致使官以人輕更遲數日不報則自作去就得從此脫去豈勝至幸况內蘖外疽

米易直問耶珪帖下辱在爲郎時郎只官守察乃
言責一有曠敗必貽善類宗主羞不惜鉗鎚俾有
見趣郵置可數數也

荅張鹽官送無垢詩刻簡

見惠無垢詩帖石刻得窺前輩典刑凜凜起敬其
守永嘉以病目歸而字畫轉遒勁向每嘆無垢連
蹇十四年纔脫羈紲得一郡又以盲去疑老天大
無分曉今因字始知非目病雖病亦非盲也

荅趙南塘書

某近拜報翰之辱良尉尊嚮山中人備數周行饗
榮已甚每思季子黑貂裘弊氣詠歌出裙襦下纔
得一飽竈婦亦爲之動色不知窮不失義達不離
道爲何如人也面前事推排且盡更一兩日即上
祠請祀天之憂固隨寓隨在朶頃宿疾庶幾可瘳
珪帖臨存備仍燕閒之適曲肱飲水尚自託於下
風鍾鼓園林此生絕念矣

荅蘇上舍書

士君子立於斯世能處逆以順則無入而不自得
猶之水焉瀑於呂梁湍於龍門束於瞿唐灩澦或
搏或激或洄或洑或潛或漬所遇之勢不能皆如
長江大河一放千里之爲快而其順則自若此習
坎之險所以維心亨也足下得罪之初士友過者

皆扼腕裂眦以相告非其罪明矣非其罪而處非其地境之逆也聖賢觀人不觀其處順而觀其處逆貧賤則不去患難則係行空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則以之動心忍性其中休休焉安乎天而進乎道也某於足下無一日之雅賜之書如久要誦數過喜其無怨懟之辭春陵論著誦之半月喜其在貧賤患難空之拂亂之中而有以養其心信其善處逆也易窮則變故否終有喜困終終吉剝終得輿如足下之學之文天豈終厄之哉占報草草伏惟亮察

荅禮部翁帖

承教帖獲知新正領衆安隱甚慰湖山作春雪供草木玉立聽說法這一句直是難道更須教衲子門嚼着冷冰冰地應心方好

回蔣祕書

伏審入趨中祕候對外朝養齊明之誠以動凝嚴之聽造請可略也劄翰戒曉仰仍謙光進昌其言用邇所學不勝區區之望切覲台啓

荅淮東趙帥

葵書

某恭諗張碧油之幢眊黃金之印淮海澄晏青齊震驚慶愜慶愜張忠定在蜀五年工夫只一信字某官雍容籌邊慷慨散氣淮民之不論於左枉皆

一手拯拔之力威名惠利草木亦孚今又撫甘棠
婆娑之蔭而封植之足食足兵而民信宜無難者
袞袞未皇上記以賀首被珍蹟鈎畫淋漓猶帶平
山堂之雲氣尉浣以還恨不獲從公于邁周旋樽
俎細聽堂前楊柳之詞一洗磊砢寵示榜文切中
兵民之害還浮鹽通竹木規摹整暇懦志爲起邊
風不動以須暇之日而圖堅久之功北顧寬矣

荅袁守甫書

某投閑時士友自番江來爲言新牀書院甚盛教
刑合爲一其淑人心甚大拳拳歸敬遂因名山四
大字之賜附記以自通浮湛不足計也九年癩發
一旦推出失身閑籃真是窘事馬伏波謂聞人過
如聞父母之名今乃眈眈然揣量長短指摘是非
用心雖公亦壞心術朝夕凜凜抱負乘之懼而真
貳卿書來告之以當徐徐開導毋遽激烈以養人
主之善意使正論日伸正氣日長越兩日閣下書
亦來又告之以私情不克公義不昭以含糊依違
之意見而欲挽回積年已倒之瀾天下無是理於
是滌泓濯穎手錄二君子書粘置屋壁東西銘之
旁合以自警氣卑識陋恐終負期屬朝廷初意不
過禮隗以勸來者今諸賢漸集不能者當止少焉
力求一閑慢之祿以養偏親或未容遽去則群邪

窟穴巨蠹根株明以見飭尚摩厲以須邇者 上
諭臺長以陰消潛化可謂天地之量帝王之言然
君子之進未盛小人無自消之理此萬目所以顯
顯望閣下與二三公之來相與成端平之治也臺
諫揀過於已著講讀格非於未形兼官信是確論
亦必待其人然後行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某溯風
曷勝忱切

與余京尹 鑄書

某仰恃惻怛愛民之素輒有控稟昨因論覓民力
事遂及四郡仰給客米三縣民無藏錫乞除禁米
下江之令與免三分見錢 聖上親民如傷從善

如流聞已蒙報可推君之惠致之民則在大尹欲
望主盟嚴與行下遍榜曉示通知使以後貪吏黷
胥毋得容轉移之姦牟竝緣之利則家戴上恩人
被公賜與江山相爲無窮也前所白楮皮事已荷
矜從田里鼓舞謹此且謝且祈伏丐台察

通余尚書 天錫書

某九年坐廢一旦謂來擬時從賓尾矯望班頭攷
德問業之有地人事好乖勇去莫挽江空目斷情
焉下風疇昔閑居讀論語用舍行藏一段嘗妄論
不終於藏之學在用先故能用之則行不急於用
之志在舍先故能舍之則藏公於此理講貫素熟

善刀而藏之莫窺其際少焉天定以時止爲時行道更光明也太夫人乍還里第不至帶芥否伯壘仲簾垂金佩玉以奉綵衣之樂魯侯燕喜何以過此某墮身閑簋直是窘事旦夕須謀脫去趨承淺而知遇深告時時警策開迪之

荅趙淮東書

某洊拜珍帖之辱謙光爛然病瞶開明寵報連水已還版圖之舊不折半戟坐收全功以嚴淮堦之屏蔽視窮力以堰瓦梁利害相萬前此有言屯田者某每謂屯於外壤而不爲盜資屯於內地而不奪民有積粟強兵隱然金湯之固自治之上策也前時但知移吾粟以養左衽故終於無成爲國謀長正倚忠略規模審重乃見良圖某曷勝欽嚮之至

荅真福帥書

某備員分察兩月間凡十二疏其論事一則中書積弊二求言求賢三講學急務四乞施行同列論疏五寬民力論人之疏首薛次袁又其次中外十餘輩而已外間所傳人數甚多皆非事實所陳亦未有不行但行之不盡如所乞尔 上嘗諭臺長

得放過且放過使之陰消潛化此天地之量也然
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進君子不勇小人無自消
之理此中外所以顒顒望公之來公果來天下何
患不泰前日講學疏中首及兄弟之好又以公劄
與廟堂言之意猶有待未及邊臣生事異日憂端
恐在此茲拜珪汗之辱蒙以靜定和平爲然靜定
易搖於喜功和平之過易入於弱又須得舒卷闔
闢之權可也閩中想不至如泉南費力欲作三五
年規摹公計甚得天下計則未也去非筆力敏健
且記得人物本末甚富驚良不齊物論莫揜少焉
願射去尚惟以主盟國是爲心隨言隨應

起懦志使不爲公執差察官例以上下半年檢
三省樞密院簿書舊幕次都堂之右嘉定移就入
門客次近僅能正此一事餘無足言併乞台啓

荅趙揚州書

某坐想平山楊柳之盛東門芍藥之芳雅歌投壺
恨不獲爲席間小異客妙畫忽臨光風蒲把尉浣
不容聲日來苦目眚痼瘰腮頰醫者謂當於春宣
時大下之則風熱盡去昏眵可一洗自料元氣素
弱禁不得此下遂謝醫瞑坐數日而目眚愈保此
殘喘悉藉穹茆

荅吳總卿書

某方抱竊緯之憂瑱墨以奏議來熏蕪莊誦灑然
醒霍然汗下而愈其論起於好勝遂至以國爲戲
士無定見又相與怨通之洶洶如海濤之方生勢
不容禦朝廷處以王述遺意幸未大決忠忱體國
議論回天以守爲實以和爲形以戰爲應孰謂我
其冠者皆不知兵哉末引 高廟語 孝廟勝負
存亡之判最爲切當若曰 主上它日臨朝有無
一人爲朕言之嘆却恐有所見略同者未可謂盡
無也淮襄爲藩籬江面是門戶玉麟主人目今作
如何措置守禦徹桑末雨莫待臨期出打樁之策
老 世折衝樽俎可公 邊拂天在佈之求 區區

答徐倅 普書

某叨竊過分病魔瞰之藥裹未嘗離手親舊書率
是踈闊不特記府爲然圖上方略奏陳便宜慷慨
功名可勝起敬五福言富而不及貴足下富矣又
貴之求熊魚兼得豈不大佳然馳驅戎馬之場拮
据牛犁之役得不補失勞而無功孰如棹扁舟於
茗剡岸紅堤綠應接不暇酒後耳熱倚風而浩歌
足以洗胃中之磊砢子舍孫枝督之力學異時取
科第以興門戶志斯酬矣

內制一

戒飭將帥撫恤士卒詔

朕仰惟 藝祖皇帝立國以仁制國以義撫軍馭
軍恩威不相揜用能賦民養軍而民不憚整軍衛
民而軍不怨經制一定國勢尊安慨慕風烈常懼
弗逮間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之軍蠢爲不靜以
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迄伸邦憲而事非獲已痛切
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忘平
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而以衛民者厲民豈盡本
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掊剝而飢寒之不

免困於力役而休息之無期鬱悒於泥暵而赴愬之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而恩以恤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狃故必罰朕不敢赦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呐堅守邊關將士用命獎諭詔

坤維國之上游我高宗皇帝暢威遠之略炳知人鑒拔虎將介俾

振虜出奇制勝隱如長城蜀固而國勢定於祖烈朕甚慕之蠢茲新虜荐食亡厭廼者窺我蜀關諸將嘗奮前鏖卻矣茲又涉漢沔以逞卿儒而知兵忠於徇國用玠勝筭身爲金湯駐軍于原上馮高下臨熊卧虎視圍合累旬而氣不折將士感厲用命人百其勇虜有後顧逡巡不敢深入卿之力也朕自聞卿犯危難控險阻每飯意未嘗不在原忽檻吉奏且歎且喜彼曲我直彼竭我盈乘神人之共憤鼓吾貔貅滌氛壻而空之勞士輯民治堡繕塞使西陲安堵如故毋患有功之不見知也書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卿勉之哉

新除吏部尚書李真辭免陞兼修國史
兼實錄院修撰專一提領纂修

高宗皇帝正史恩命不允詔

自史策散逸於鬱攸之後 思陵大典正史迄今
猶未脫藁朕甚懼焉卿以開物成務之材通今博
古之識入儀于禁途國史實錄俾參撰次具有家
法茲既正厥職掌而炎興之醴綱懿渠所以維人
心而永天命者併屬卿鈞元提要亟緒成之用副
予思皇祖烈之意典銓批勅精明有餘毋以學槁
思昏爲解使太史公之業無傳也所辭宜不允

福州觀系吏楊鳳孫除安德軍承宣

依舊提舉依祔觀免奉朝請恩命不允

詔

朕躬御路朝永懷長樂既推恩猶子又推恩猶子
之子所以隆罔極之報也矧卿文雅自將謙靜寡
過尤慈宸所鍾愛進之留務佚之祠館雍容家食
以奉其親可不謂榮乎昔陰馬氏以恂恂世厥家
用能龜紫傳襲與國同慶尚祗踐之奚辭爲所辭
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崔與之辭免除廣東經略
安撫使兼知廣州恩命不允詔

朕惟先朝以韓琦守相范仲淹守蘇德選也然擁

旄里第於安平無事之時孰與即家宅牧而分憂
寄卿風節在朝廷威名在夷狄朕之韓范也頃辭
聘召佚老海濱悍卒嘯兇薄番禺幅巾登陴赤心
諭曉衆狙屏氣宵遁賢者有益於人國如此就鎮
鄉粉全護海嶠家國一體孰如卿宜矧弭盜於淮
卻寇於蜀沉深有遠略爲我強起可也士君子行
乎蠻貊易行乎州里難愈近而愈不可欺卿忠信
篤敬積孚於州里推之可以孚蠻貊鴟音之革奚
難哉即日建牙四履驩舞朕方嘉卿勇義而識變
異積非所樂聞也所辭宜不允

從臣李臺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請支

不允詔

朕承世治垢敝之極楮輕物重公私交瘡夙夜不
皇寧惟昔司馬光有言撙節用度宜自上始故裁
濫約冗興于眇躬而大臣祈歸賦祿之半蓋錢穀
之問方棘相與警勅貶損以圖其闕非以是爲可
裕吾國也卿等誼深體國援比有請其未諭朕志
乎夫損貴酌損節戒苦節惟時之中尔知厲羔羊
五紽之風予乃蹈權輿四簋之戒國雖未裕何至
是勉思大計之裨毋徇小廉之執所請宜不允

中大夫真德秀辭免資政殿學士在京

宮觀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天之生賢不數其得時行道亦非偶然者朕以王
佐器卿於十年之前儀圖共政所以承天祐慰人
望也平治之機方開無妄之疾來諗當饋重歎天
豈虛生是賢哉惟大學一書卿推致知格物之理
啓沃甚悉而未竟其以祕殿內祠養疾闕下少間
則勸讀于邇英卿獲專意齋衛朕不失佛時仔肩
之益而大政易於諮訪是爲兼得天壽斯文何恙
不已股肱嘉哉毋輕於去朕所辭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
上奏劄乞從鐫罷居家待罪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

國朝筦軍於三衙本兵於宥府務立上下相維之
制使知少長有禮之風故服事有階而犯法惟劔
是關國體可忽廟謨卿具守文應變之長得禁暴
和衆之略謂平陸失伍固訓齊之久隳曲梁亂行
抑驕驛之難制恩威並用紀律復張顧倚成之方
深胡引慝之荐至廼膳周公之輔克綏洛邑之頑
予以救寧武功每思艱而圖易我惟無戮康事迄
欲去而復留宜體朕心勉安厥位惟京師南北軍
之置必謹惟羽林左右衛之選必精益奮乃庸茂
躋于治尚奚罪之待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知院喬行簡參政曾從龍樞密鄭性之

同僉書陳卓再上奏劄仰祈明罰居家待罪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維國大勢如人一身病之受也有源證之發也有候粵從債帥莫制驕兵但知畏不識之煩曾靡見光弼之整適當其弊乃在于今卿宣弼諧之勞懋綏靖之畫虎兕出於柙知干戈之可憂牛羊反諸人念芻牧之有在抗章自効陳義甚高維開寶川班擊鼓之時與慶曆衛士踰垣之日股肱未嘗引咎精神自能折衝勉殫訏謨奚事挹損所請宜不允

賜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辭免

除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存養固則智識明閱歷深則謀慮遠此朕倚重黃髮之意也睠留樞筦數日一朝帷幄大議瞭如著蔡維我隆興淳熙軍國一體典宥密者必參大政安有文武兼資之老猶未與聞萬微之務乎命從中出既喻朕心何嫌何疑而欲引避况天下之弊莫大於因循姑息朕寤寐治道茫乎涉川卿其與丞相同心協力濟斯世于艱以副責治之切施置罷行之得宜則轉移興起之有漸矍鑠是翁謹勿憚煩也所辭宜不允

知院兼參政喬行簡辭免權監修國史

日曆恩命不允詔

春秋修魯史之舊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而書法著因書法以求聖人心法不在鉅儒乎卿學優柔而饜飫文瞻直而詳核軍國訐謨之暇振挈綱領錯綜注記襲六爲七而作一經蓋浩乎沛然也矧自薛居正以來執政總統尚矣其母以兼三爲解而曠大典所辭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朕永惟萬務之統在一相相安厥位然後可圖社稷之安丞相蚤以天下爲己任弼予親政期底丕乂謂宿弊沉痾勢難遽起而正氣寢還徐當自瘳用能虛心無我聚衆賢於朝拔茅而泰盍簪而豫朕日夜望之遽以孤危祈解機政中流捨濟川之楫可乎天下之理一公可以勝衆私一敬可以勝百邪益旣乃心終輔台德毋使國人謂朕任賢之或貳也所請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俾還故里不允詔

迺六月庚寅召對宰執于便殿咨訪庶務漏過午太史奏日有承氣其占爲臣承君其吾相開心布公率同列以承弼厥辟之象歟諄切諭留旣還需

牘越四日癸巳仍以去請殊咈朕懷周公聖人也
群情猶不能遽孚其欲去迄留輔成太平之業爲
文武申固天命也朕於卿一體無間而明農之志
浩不可遏縱不念公無困哉之訓獨不爲前寧人
付託之重奉幣供王以祈天永命虔慶曆之車三
必行元祐之舟戒偏重卿旣得之推是心以往何
治不濟國步方艱而捨去天下其謂卿何其謂朕
何所請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
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
詔

元祐更化一日制下命二相呂大防爲左范純仁
爲右而大防之宅左凡七年君臣之際盛矣哉朕
遵晦養蒙之久嘉與群生共躋新美得卿舊學相
我親政壅者迪之仆者植之憊者翼之大明當天
群陰盡伏靡容光之不照卿之力也左揆虛位有
年如人身之股肱何可偏舉故進卿以首相兼總
文武之柄且選於衆得耆俊以助之朝夕納誨夾
輔台德庶幾元祐之盛撫章來上乃以寵榮爲懼
而求歸老卿豈人爵所能榮哉得位與時憂責彌
重勉殫金礪之益迄成玉鉉之功獨善非所望也
所辭宜不允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
行簡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使恩命不允詔

帝王盛世左禹而右皋左周而右召用能濟登雍
熙泰和之治 本朝稽古建官並相非一權臣專
國則獨相如彼其久可不變而通之乎卿直大無
競心老成有遠慮方威柄未還他人所不敢言者
每雍容造膝歷言之簡在朕心知爲宰相器迨更
化共政而益信進升次輔仍幹樞極蔽自夙志倚
爲著龜謂宜亟展經綸之蘊副予望治之切顧猶
以衰病諉大廷朝會進趨檐如拜起翼如搢紳動
色相慶謂少壯有不逮精神折衝奚難哉書曰若
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勿辭所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直學士院
恩命不允詔

戊寅並命二相越翼日己卯便朝同班奏擬首以
卿進曰號令文章有國之精神禁林虛直非了翁
不可朕喜於得人亟俞之卿久困排根趣還禁近
學益老文益偉憂摩三光斧藻萬象沛乎有餘思
以是而草內命孰謂典誥之遠母多遜也所辭宜
不允

喬行簡辭免提舉國史實錄院提舉會

要勅令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房元齡之監修國史實錄崔鉉之進讀會要與蕭何之次律令魏相之知兵略皆宰相職也卿以名世鴻碩爰立作相內外萬務蓋無不統矧簡策之記兵律之志乎維是諸書事嚴體重設官分纂曠歲未就非老於經制述作之學總提其綱要諸儒將奚所折衷而收汗青之功哉國典有常巽章良過所辭宜不允

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乾坤以六子爲用而化功成朕同日命二相又同日命四執政六子備矣卿以凝重參大政以深沉贊廟筭履正奉公言可底績朕簡注蓋深進筦五兵之寄仍預萬微之務夫豈以序遷爲卿榮天下大勢方厝火於積薪朝廷遠慮宜徹桑於未雨討諸軍國一日不可緩也抗章祈免欲別求文武全材而用之孰有加於卿者乎既深多事之憂母徇一謙之執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不

允詔

慶曆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士大夫酌酒相賀朕思見其人若飢渴卿氣明而抗志遠見定而慮事精列在宥府隱憂更切指陳可否多中肯綮進參樞筦之嚴增壯精神之本待之優乃望之深也卿能以琦仲淹自勉則何巽避之有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辭免除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朕即政之七年嘗命舊德爲同簽書尋進簽書今右揆是也故甚重其選卿廉方足以起懦謙法足以壓浮擢聯宥密許謨備究如玉在山隱然邦家之光循序而升寵數非過深長邊瑣之思懇切籌帷之助朕所以進卿者未艾也懋哉母格成渙所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侍讀恩命王人求多聞以建事朕自親政以來宏開擅厦詳延儒雅性命道德之奧治亂安危之機所聞多矣卿何相見之晚耶一命而典禮再命而徯直三命而勸讀蘇軾在元祐嘗兼之惟卿爲允平居之所講切憂患之所論著本末該貫從容前陳朕將虛心以聽尚奚辭

權禮部尚書兼侍讀魏了翁辭免兼同
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西狩絕筆遷固獨以良史稱迨唐魏謩領起居注
人主索觀之以兼書善惡不奉詔厥職舉矣爾系
出於謩論議挺挺猶有證之風烈紬書史館裁成
一代之典疇不謂宜況爲望郎名卿爲柱下史皆
嘗執簡纂次今顧以大宗伯參紀錄之職而辭乎
往欽哉書法母隱所辭宜不允

光祿大夫新除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
之辭免特進恩命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詔

朕惟說命之進于王立政之教厥后既交孚於志
慮必共訂於規摹無言不酬從欲以治卿學足以
正人心承三聖材足以經邦國紀萬民進躋上宰
之班增壯中朝之勢牢辭欲去力挽迺留歷歷乎
奏牘之數百言卷卷乎治道之十餘事上勿搖於
疑間下自絕於依違開元要說之姚崇彼何取尔
正觀勸行之魏謩是蓋似之方堅此意以責成必
踐乃言而底績胡爲卑牧猶遜崇賢雖賜位之加
隆實懋官之宜厚矧乾道並命之盛典即元豐改
制之首階匪朕敢私惟人是稱亟對揚於休命毋
過事於撝詞所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權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謀廟訪落之始卿以嘉猷入告曰王位在德元厥亦惟棐民彝用懌寧人受命實獲我心無人乎子思之側不我留也間去而嗑惠然來思敷奏以言亦克用乂方將迪簡在庭借庶明翼于朕躬以春官行天官事顧以爲大介賚尔耶惟寅斯清惟公斯明卿蓋裕於率屬毋違朕所辭宜不允

兵部侍郎准東制置使趙葵乞罷黜不允詔

維予前寧人經德秉哲咨乃父宅牧于江漢匪糾匪棘肆牧寧武圖功迄今靡聞言良用嘉歎廼者錫壹惠之謚以忠冠肅亦惟旌往勸來庶幾世有不二心之臣服勞于王家卿佩教忠之訓奮志孔武朕推心任之整淮浦之旅雪嶠函之責奄觀後効顧以群疑自鞠自沮何耶夫簡物議者喪功之本畏人言者進德之機搢卿來奏謂忠孝有聞憂懼無所且重感於基間不行之子儀繼自今其知所進矣庠秋風戒寒嚴車攻之修備謹采薇之守衛以張吾國而昭乃辟之有乂朕疑何有哉避謹祈免非朕樂聞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

使崔與之再辭免除參知政事趣令就

道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慨念爲君之難儀圖耆壽俊共政用康保民以
長我王國詔書屢下申之親札致敬有禮視安車
蒲輪爲加厚卿抱道俟時可幡然起東海之濱矣
巽章至再陳義何切范鎮年未及謝事而休致在
元祐固不以爲矯獨不思文彥博起於旣老之餘
力扶丕乂豈徒爲保身之哲耶夫麒麟鳳凰之出
百鷲率服以其德非以其力也卿旅力雖愆精神
逾勁坐而謀國必能折姦弭慝翼朕收濟維日望
之彊飯就道毋憚于行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

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余巖乞俾致其事不允詔

華髮舊德壯猶元老有國者所甚重故朕親政以
來樂得耆喆是馮是翼兆渭水以奮庸起海濱而
共政經闡史觀亦參列備咨訪安有先朝名法從
老於學問政事如卿而簡拔獨後乎顧卿牧御湖
湘積勞嬰疾姑俾均佚祠庭耆精神以俟用茲攬
來章祈致厥事惻然宿恙之未平也知止不殆抗
懷固高渴想儀刑詎容得謝其務玩勿藥有喜之
象以康乃身佇嘉謀之入告所請宜不允

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魏了翁乞賦祠廩不允詔

韎韜不道闢我蜀閬卿伯氏杖使者節乘沔誓不
與俱生而之死朕盪然歎嘉詔褒金城之節以勸
忠且以紓卿孔懷之戚而請祠欲西將進至荆夔
與父老謀救鄉國陳義甚高昔漢嘗有事于四方
馳傳諭蜀屬之司馬相如汲黯則留以自近山立
玉色茲寃奪氣功出大將軍上本彊則精神折衝
故也卿其圖濟乃辟謹勿言去有勝筭亟入告所
請宜不允

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慶典轉一官詔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好賢之心無斁也卿
曩以言去國非朕意更化入儀橐從直諒之氣不
少衰朕愛其有元祐諸賢之風旣還銓簿之四階
茲又進慶典之一秩眷隆恩浹豈以周南留滯爲
間哉夫天爵之尊固無慕於人爵緇衣之好朕心
庶幾焉其毋過辭所辭宜不允

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樞密使督視
江淮軍馬恩命不允詔

朕承艱難之業昧綏御之方蜀旣被兵襄復告警
長淮大江風寒之備孔棘元戎重寄安危惟人然

自昔康時濟世非便儼傲厲者所能爲此截截善
論言秦誓所以重悔也卿沉深如鄧禹鎮靜如謝
安始對延英首以佳兵爲戒識慮遠矣共政逾年
威重有體朕知可屬大事時方多壘輟股肱之臣
以盡護邊將國有令典便朝咨卿勉爲朕往卿旣
許朕矣而猶以取具臨時爲解夫軍國一機內外
同體措置得宜精采立變走符堅於肥水折佛狸
於瓜步盡在卿指縱之下毋留成命佇奏膚公所
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除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恩

命不允詔

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此功業所以見乎變也蠢茲
黠虜窺我蜀襄朕慨事變之方來一日建兩督府
於江上使聲援相接以全制勝卿學洞古今安危
之略識照夷夏盛衰之幾眷知特深讒譖莫間趣
進參於樞筦往盡護於上流成命一頒江漢重湖
已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顧以軍旅未學辭何耶
中軍謀帥必本之詩書禮樂萬里戎情亦惟儒者
能料之文事武備不容異觀也集思廣益之有加
保大定功之可必亟究真儒之韞毋遲先乘之行
所辭宜不允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軍國雖有異容文武初非二道屬時多故輯我衆謀召虎來旬來宣旣出揔徹疆之寄山甫令儀令色宜進參賦政之規卿學術深明氣度軒豁蚤培遠業嘗有志於着鞭晚造邇聯猶不忘於運甓居切風寒之慮圖爲陰雨之防適當東府之暫虛爰藉西樞之兼領雖相與經綸於萬務何以假爲然熟觀酬酢於百爲自此升矣勉殫忠益奚事勞謙所辭宜不允

權工部尚書兼知建康府陳韓辭免刑

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控扼長江往來

武昌巡視恩命不允詔

西陵之至江都俱切風寒之護建鄴之控天塹尤嚴王氣之占方邊遽之孔殷宜中權之增重卿弘深智略沉毅威名自膺留鑰之司備舉戎旃之務賢於長城矣旣高閫外之謀豈憂匈奴哉何吝師中之寵常伯申加於妙選制垣仍進於大名寧於卿榮徒得君重盍亟講於勝畫毋過爲於遜辭乃若上流更資巡視之勤陪都恐有空虛之慮肆披來奏式契朕懷况西府盡護於列屯北門毋勞於行役第江流之絕警暨海道之無虞寬予顧憂維

尔成績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臺
乞賜骸骨不允詔

卿宿學深於造微壯略優於經遠簡知惟舊禮遇
特殊專紬石室之藏首勸金華之讀班升書殿恩
視政塗示委曲以貪賢俾從容而獻可胡爲陳力
婁欲乞骸豈齊王無以留孟軻抑魯公不能安孔
伋致煩耆德遂起遐心朝無白首大儒則內勢輕
國有黃髮良士則外侮息當此艱圖之日豈卿得
謝之時母以兄弟之子而嬰其心勉爲君臣之義
而安厥位所請宜不允

寶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史嵩之辭免除華文閣直學
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南昌爲江湖間一都會蠻荆甌粵左控右引形勢
今猶古也必得威望夙著者宅乃牧以卿抱應變
之材懷經遠之志分閩京峴厥有勞績故進嬖閣
之直起家以鎮之顧以親年喜懼辭往來擊鮮獨
不可耶亟其入覲朕將臨遣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鄭性之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
允詔

道者立治之本法者制治之具成周盛時冢宰以六典八灋八則治邦國都鄙官府必有掌其貳者重成憲也我朝勅局之設總以宰臣貳以執政蓋此意卿富博古通今之學茂致君澤民之志擢副樞筦進翊政枋几前律後令著在簡策參舉而科別之非卿誰宜爲有次律令之蕭何則規摹宏遠有奏故事詔書之魏相則品式備具而況以三代之佐修三代之法乎分職有常引避徒贅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臺乞歸田里不允詔

岷峨江漢之英靈鍾爲人物其莘在本朝莫今爲盛而德爵齒之俱尊孰有過於卿者累章祈去挽留愈力朕豈私卿哉一陽在內衆陽朋來留卿所以聚坤產之珍爲邦家之光也矧蜀警未弭思卿疇昔控禦還定之功猶未大暴白於時儻聽之輕去人謂朕何卿以禮義廉耻而自砥礪朕以耆壽俊在厥服而加繫維宜體貪賢之心益究格君之學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新除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魏了翁辭免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國朝以武名書究鶚冠黃石之旨則有神武秘略
采留侯揚僕之制則有武經總要三朝控禦之
方則有經武要略阜陵規恢之志則有武經龜
鑑而經武要略爲尤重創業中興之宏模懿範皆
在焉編刻以儒臣提綱以宰輔尊閣以樞廷其來
尚矣朕方整軍修戎以折衝固圉旣進卿翊本兵
於內又屬卿視成師於外而是書命以參掌九兵
制邊防而下發金匱之閱藏續玉鈐之會粹昉分
彙輯熟訂詳施職也亦時之宜也卿曾蟠四庫神
幹五兵筆力所至挾雷霆而驅風雨奚遜爲所辭
宜不允

侍御史兼侍講李鳴復辭免除權工部

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撫艱難之運而求治越拘攣之法以用人苟得
非常之材可無不次之舉卿頃階卿列峻陟臺端
蔚乎直其正方其義之風挺然剛不吐柔不如之
操力扶國論密契朕衷茲繇耳目之官超進喉舌
之寄蓋中興百年所未有也侍從職在獻納何事
不可言卿其毋以言責官守爲間祗若予命所辭
宜不允

平齋文集卷第十四

平齋文集卷第十五

內制二

殿中侍御史王遂辭免除戶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朕自親政以來臺諫以直聲著者必超軼等級而進之所以勸敢言廣忠益也卿氣壯而材茂識高而論偉繇分察再遷察非法於殿中暴未殄之惡折方萌之姦蹇蹇匪躬聞于天下朕甚器其直稽諸故府臺臣以供奉赤墀攝貳版部僅一二見如卿即日爲真亦足昭眷簡之殊旌拔之異矣矧嘗考覈郡國計簿具見本末理財有疏利之辨尤

嚴令特舉而措之母多遜所辭宜不允

權戶部侍郎趙立夫辭免除戶部侍郎

恩命不允詔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令貢賦抑其細也而後世專以理財爲職卿本固而末茂外寬而內明踐駁所至務以有餘不敢盡之意寓於政事攝貳地卿恂恂如不能言而鈎索原委檢覈滲漏吏無所容其欺心計精矣就俾爲真用懋前業夫天下大計分隸四總其入于版曹者纔二十七郡生寡而食衆用疾而爲舒故常患不澹鞭筭笏畫之長朕方以陳恕望卿勿辭可也所辭宜不允

權刑部侍郎李性傳辭免除禮部侍郎

恩命不允詔

有虞氏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文上直故清也知此然後可以爲禮樂之官卿務敬以直內之學有淵乎似道之風甘泉之論思露門之勸講責難陳善備罄忠益而不汲汲於進寅直清矣若昔折民惟刑與降典相爲表裏疇庸邦憲之平正序春官之貳選妙望華朕命惟允齊仲孫來省難知魯秉周禮而不敢動晉欲服楚必先大蒐被廬示之禮時方多艱卿其思所以尊吾國者徒鳴其謙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權兵部侍郎趙彥忭辭免除兵部侍郎
恩命不允詔

卿學問造乎精微論議根乎正大垂紳端笏於朝
蓋麟之儀儀鳳之師師也引年告歸朕以金華之
業未竟擢繇武部之最就進貳卿之真亦可爲勉
留矣而猶以歸諗歷觀在廷番番黃髮我尚有之
而公族之年耆德明孰踰卿者四郊多壘主憂則
臣辱同姓之老方與國同其戚休而忍不爲朕修
九伐之灋明七德之武遷舍之去乎其彊起就厥
位所辭宜不允

朝議大夫新除兵部侍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
彥忭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
撰恩命不允詔

經者道之綱也史者事之紀也八書十志而下述
作紛紛經學之不明也深於經則必良於史卿學
有師傳晚造自得邇英論說析微抉隱多先儒所
未發用力於經深矣典謨歷代之軌範春秋百王
之繩墨記言動者祖焉卿能以經法爲史法品藻
實錄方將軼遷董而上之進參纂修尚奚遜所辭
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

雷發非時乞賜罷黜家居待罪不允詔
自昔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玩天變而不知懼間
者雷將發於首春雷君象也燁燁震電不寧不令
朕方引咎修省卿等亦以陽不斂藏俟罪于家上
下相與微懼若此吾國其庶幾乎漢丙魏同心輔
政風雨災變時氣失節皆惕然以爲己憂而中興
之治成卿宜一乃心德圖所以回天意者移災股
肱非朕志也明發其率百辟以朝端朔所請宜不
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
滿敬 天基聖節乞許免肆筵不允詔

朕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星雷示
變天所以大儆朕也而卿等職思其憂莫不震恐
引慝可謂得交修之誼矣然損貴酌損節戒苦節
禮以義起必惟厥中朕於誕日既寢上壽之禮群
臣嘉賓之式燕可盡略乎勉體示慈之意毋勤引
避之嫌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鄭性之奏爲雷電非時乞賜顯加黜罰
不允詔

迺立春再翼日庚戌殷雷始發又再翼日壬子而
震少陽驟洩恐懼靡寧故預戒百官天基節寢介

壽輟用樂庶幾上荅天譴卿乃謂咎在臣等乞加
顯黜昔我仁祖以春雷為異明詔責躬曷嘗歸過
股肱卿宜悉心輔朕以兢兢致福勿復辭費所請
宜不允

工部尚書李鳴復辭免王牒兼侍讀恩
命不允詔

周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師氏以敷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自唐以來瑤牒之纂修經
緯之誦說蓋昉諸此而兼其長為難卿著御史之
冠曳尚書之履聲稱籍甚而執春秋一經以陪緝
熙之講尤多所發明朕孰察所韞閣中而肆外故
以開元褚無量開成李衢之職兼命之進而勸讀
則明引君於當道之誼退而撰次則用大事書於
策之法恢乎有餘地也所辭宜不允

戶部侍郎王遂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
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文以氣為主職史事者有直氣則無曲筆卿以學
問養集義之氣頃為御史不為強禦屈剛且直矣
進升言語侍從之聯參舉紀傳編年之法以前日
之是非一時者榮辱百世均是氣也況司馬遷之
進茲雄崇執利班固之否正直輕仁義曾莫能當
卿麾訶之餘鋒一代大典久未就緒非卿其誰且

爲所辭宜不允

兵部侍郎趙彥恢辭免侍講恩命不允
詔

元祐中程頤爲說書以敬涵養君德范祖禹爲侍講以和開導主意親學士大夫之益如此朕知卿和而能敬始進之以頤今進之以祖禹德性之迪意嚮之正惟吾宗老是準巽積來上謂究心自得而無能悟主朕實愧焉雖然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亦惟卿勉之所辭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喬行簡再上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免退伏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夏正月也劉向謂雷未可以發而發陽不能閉陰之象故邇者雷發於春始朕甚懼焉丞相與國同其戚休旣夙夜熏心圖答譴告積陰隨霽矣而猶執咎不自已夫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元首股肱交相儆戒固應天之實然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詎嘗分過於申伯仲山甫哉況今外患未弭內治未飭朕方倚丞相如左右手其安厥位懋我政事以保乂我有夏穆我天緯毋輕於奉身而退以孤朕也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臺上表辭免
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朝廷以耆儒而尊故國以世臣而重朕萬里召卿
期以爲股肱心膂詎肯使一日去脩門哉惟西土
嘗不靖朕爲之廢寢食者累月峨英岷秀盡萃王
庭鄉大夫之舊德宿望莫有留者拊髀躊躇憂顧
無所寄然後知季良在隨廡頗用趙之足以重鄉
國也輟經幄之優進書殿之重高牙大纛歸鎮鳴
珂薦紳父老念疇昔綏靖之勲猶在必動色相告
坤維可無憂矣况峻職以尚賢即家而爲守在蜀
境止一人朕於卿可謂盡體貌之宜往哉毋以中
外爲間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臺再上表辭
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孔子自衛而反魯孟軻去齊而歸鄒弗逢其時乃
諉諸命卿心存於致主朕志切於用賢將以有行
未爲不遇曩頻年外服嘗著績於制垣今再歲中
朝遂眡班於執政雍容勸讀繾綣給扶顧圖任之
念未忘何引謝之章屢至躋隆名於祕殿建巨屏
於故鄉歷考前聞罕見近比相如之諭蜀道方來
弩矢之迎買臣之守會稽何勤卽綬之上諒薄言
於畫繡尚遠告於辰猶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守兵部侍郎淮南東路安撫
制置使兼知揚州軍州事趙葵以護邊
無狀乞賜罷歸不允詔

善射或失於百命之餘良醫多得於三折肱之
後此操危慮深者所以達也卿蚤懷智略銳赴事
功雖鳴劍伊吾之志未酬而堅壁細柳之風猶在
梁荆倣擾淮獨晏然涉歷多而識慮老可與圖守
矣邊烽少歛亟上歸請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賊情叵測吾圍尚疏卿宜日計軍實思
敵王愾其可遽奉身而退乎所請宜不允

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刪定勅

令官趙立夫乞界叢祠不允詔

漢張蒼爲計相更以列侯主計唐劉晏自度支領
租庸鹽鐵至僕射猶領使如舊理財不宿其官簿
書放紛吏並緣爲姦利雖竭江河之入莫供尾閭
之泄也卿踐更中外之久財賦脉絡洞燭表裏而
姿稟靜固精力彊乂又足以行之左戶爲真朕方
委重閱日幾何遽以春衣辨集而求均佚蒼晏職
業僅以是自諉耶維時調度孔殷尚究爾材毋曠
吾事所請宜不允

朝奉大夫權工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
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李鳴復辭免

除權刑部尚書日下供職兼職並依舊
恩命不允詔

朕惟舜命九官垂共工臯陶作士皆終其身不易
後世必遞遷熟試以觀通材卿爲棘卿有明清之
風則峻總一臺爲臺端有直亮之操則超躋八座
爲起部有簡靜之譽則併攝天官知卿深故進卿
亟也然經遠猶者貴事功之詳歷圖大任者在望
實之積孚茲繇五雉之華趣典鵷鳩之重擢無虛
月意蓋有在卿以因人序升而辭過矣其思式敬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所辭宜不允

中奉大夫質文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重

震辭免除寧章閣直學士知靜江府廣

西經略安撫恩命不允詔

朕待臣下無中外之間以久不見卿召自姑孰賜
對于便朝議論平實可見於行良用嘉獎攝長起
曹詔墨猶濕而噴言已至憮然不得而私也廼瞻
桂筦爲廣右都會有江山之勝無瘴癘之虐峻直
西清往顓牧御過家上冢行道謂榮豈若季布徒
以一毀譽爲進退哉勉敷德意使海蠶山獠人人
懷其生則予以懌所辭宜不允

朝議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四川安撫
制置使趙彥呐乞速加汰并不允詔

西南六十州倚天險以爲固卿老於邊籌控仙原之險以挫賊鋒功與馬服先據北山等朕既下詔獎勞矣而爾子洸夫又能彌潰旅以紓心腹之憂威名既立賊雖狼貪無厭抵觸未已獨不思吾老羆之當道耶進卿武部之貳且官厥子於朝其體有功見知之意益堅授任危難之圖收合散亡謹固封守使全蜀以寧毋過爲引咎以自餒其氣也所請宜不允

朝議大夫試尚書工部侍郎松江制置使兼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建康軍府事兼行宮留守陳韓公

昇祠廩不允詔

天下一身也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之跋盩唐之疽根皆識國體者所深憂朕不能遠德肅然念三垂之不靜北門管鑰徒得卿重除戎蒐實養威制變靡一政之不舉再進文昌用懋乃績俾修扞我于艱病在膏肓日甚一日忽騰祠請殊駭朕聞得非切於憂國以身之病諭國之病歟夫醫緩所視固砭劑所不及秦越人浣腸滌胃必有可起之方蓋國勢之轉移在人未可諉之壤證而不之治也卿亦勉爲王事親藥餌畜精神以佩安危之寄所請宜不允

魏了翁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書
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不

允詔

采薇以遣戍視薇之剛柔爲行役久近之候而出
車勞還杖杜勤歸繼之所以閱歷時之勞也間者
歲聿云暮卿憤於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烈然以樞
臣視師于江上星言夙駕冒犯霜露曾無幾微見
顏面亦云壯矣吳楚上下數千里臂拍運掉氣勢
翕合有出門同人之應朕寢爲安廼睠莫春闕時
且再勞於王事盍遄其歸在師中吉序進一等特
以示吉甫之燕喜而舍爵策勳猶有待也何行而
弭歟成之後艱何施而杜挺憂之內異同所處置
而使朝廷尊彊生靈之無失所延英入對其孰數
于前以圖綏靖引疾而辭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謝奕昌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
萬壽觀恩命不允詔

我孝宗迪開睢之風重葛覃之本言告師氏間歸
謁於祖禰之庭詔馭群臣必進褒於伯仲之列著
爲國典用厚人倫卿笙磬和平珩璜鎮粹清規雅
度具存江左之風嘉則令儀同稟洽陽之氣聯鴈
行於朱閣蕭鷺序於彤墀祇奉官闈還展寢廟榮
光接于五世異數萃於一門超陟齋壇總提真館

蓋率先朝之舊匪繇近戚之私宜益務於好脩毋過勤於引避所辭宜不允

謝奕禮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詔

朕尊臨函夏夙建長秋化成二南曾無示私外家之意禮成五廟宜有昭德異姓之恩卿性行淑均風神秀徹如圭如璧汧慶派於貂蟬吹壘吹簫播英聲於鸛鷺託在肺附蔚爲羽儀奉翟禕而修寢廟之恭擁旄節以領祠庭之佚寵超二等榮動一時以淳熙歲曉之疊章爲慶元相閥之盛事匪徒駁貴抑以教爇勉循制節之規宜略攝謀之請所辭宜不允

魏了翁再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不允詔

兵難隄度則倍道而疾征事有密奏則乘傳而趣入王事靡盬所以不皇啓處也國朝儒而知兵莫加於范仲淹慶曆中出經略西事久之未獲要領而召爲副樞定廟謨於殿陛之間震天聲於靈夏之表卒掾服之卿腹有萬甲名齊一韓廼者視師之行協比諸閫肘循三軍有關疆事旣得以直達朕聽今又以所目擊還歸坐籌折籌答之好音

懷之吾有以待虜矣恢台之交風日未烈其端驅
以尉渴佇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皇叔祖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師彌生日詔十一月十七日生

新陽踰浹協氣先春生一代之宗英爲兩朝之國
老眷隆列棘恩賁垂蓬備牢餼以陳儀茂燕頤而
介壽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生日詔

小寒屆節駿嶽儲神應昌運以生賢幹洪樞而贊
治特隆睠遇肇錫餼牽介黃髮之脩齡後緇衣之
篤好

永寧郡王楊石生日詔

紀鳳標春將臨銘栢傳龜毓瑞先慶垂蓬豐好賜
於周官洽燕私於漢戚祗予寵渥介爾耆齡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
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
允批荅

元愷並舉而百揆宅之司空公孤俱立而六典掌
之冢宰大厦必棟梁之任巨川惟舟楫之資允繫
具瞻曾微虛授以卿韞帝師之學抱王佐之材疇
績中台升班首輔蓋欲究致主澤民之業凝調元
贊化之功使國勢重於泰山而人心安於磐石倚

毗良切考謹非輕蓋亟爲莫枕之圖猶堅執循牆
之請人不足與適也朕正賴於格心時則勿有間
之卿何疑於立政况此艱難之日豈其閑退之時
所辭宜不允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
行簡再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
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批荅

帝資良弼而輔丕乂天生賢佐而祐中興繫一德
之交孚實千齡之幸會卿三朝壽俊四海達尊充
於性則碩大而光明備於身則康寧而壽考如圭
如璧之倚重較久人望之獨隆非龍非彪之遺汝
師新國均之對秉蓋天所相維朕之承中外之場
證已形上下之憂心如醉趣展濟時之略毋貽避
事之嫌所辭宜不允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
行簡再上表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
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批荅

朕以治國平天下根本於人主之身深宮暗室左
準右規曷嘗一息懈而世道積壞之餘國勢未振
物情易搖中夜以思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榆塞
又將秋矣並建輔弼亟圖康濟免積滯至得無以

補苴罅漏扶植頽敝之難耶 列聖紀綱法度具
在天下事猶可爲以卿老於謀國勇於致君調元
經武特在機括之一轉趣亮天功用荅人望牢辭
可已也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
上表辭免特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
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元首明則股肱良股肱喜則元首起相須甚切相
值甚艱卿學足以承三聖之傳識足以定萬世之
策適更張之有待嗟大壞之難圖救病於已危以
爾爲上醫之盧扁葺廬於旣朽以爾爲巧工之般
輪特陞左揆之登昭示右賢之切交孚靡間頻異
奚爲瞋眩而厥疾瘳妙試回生之劑綢繆而彼桑
徹熟思禦侮之規毋棄爾成亟祗朕命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曾從龍上表再辭免除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荅

國朝之治莫盛於嘉祐時則有大臣考覈兵數地
理使邊防無關戍奉行典章故事使百官奉法循
理而朝廷尊卿之祖也卿山立川流克世厥德茲

以參預進本兵之重且世厥官運籌帷中制勝堂上修攘兩盡庶幾海內復還全盛之風詩不云乎對揚王休作召公考此朕所望於卿者搢辭徒費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上表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上下以危爲安而不知懼知懼則可爲矣朕靜觀天下之勢惕如涉淵故並建股肱心膂圖濟于艱二三大臣切於體國莫不念朕懼之不可已而卿踴然以外憂內患爲己責天所以訓楚警晉之意其庶幾乎本彊則精神折衝得道則狙詐作使力贊樞機之運毋徒偃俯之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再上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蓋聞宣王中興倚重於孝友之張仲有孝友之臣主於內則戎車四牡始得以成伐功於外卿踐履全君子之和操守得大臣之正朕之張仲也自登宥府物望具孚進不躡等厥任增重夫國勢之安危在所寄邊防疏闊軍律放紛風寒之慮方深陰

雨之備宜急卿雖位樞庭之末可過謙乎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曾從龍再辭免樞密使不允批荅

召虎江漢之命姬旦淮夷之征皆爵上公往衛中國欲威靈之旁暢必名位之加崇卿有武而有文能定而能應處基命宥密之寄得受任危難之風果爲朕行耶趣進臨於都會吾無復憂矣知坐折於遐衝胡尚遜於使端似未孚於予志望之重則可以盡護諸將權之尊則可以獎率三軍矧視周家之禮猶輕其在國朝之典未遠匪隆揔統曷聳觀臣抑使表裏聯絡之諸屯皆識上下綱維之深意猶孔熾我是用急姑煩籌筆之然方來庭玉曰還歸佇錫命珪之寵倚毗良切偃俯奚勤所辭宜不允

魏了翁再辭免簽樞督視京湖軍馬不

允斷章批荅

昔在先朝蜀出名輔張浚精忠之山立允文碩畫之淵深皆於王事靡盬之秋克奮元戎啓行之略朕方深於憂顧卿盍展於英猷荐披謙積之勤猶遜師干之重瞻禁塗之獻納暨經厦之建明雖所陳略施未盡如賈誼之志然其策常用已深識子房之心一齊於艱難乃過虞於扞格况上流之

形勢甚重而中朝之體統不殊精神既孚脉絡自貫甲寅報可亟宜上方略於金城辛巳饗功詎止訖天誅於洄曲倚須戒道勿事循墻所辭宜不允仍斷也 予

曾從龍第二次辭免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不允斷章批荅

易之師正丈人吉非必以素居富貴稱也才謀德業衆所尊信畏服則國勢倚之而重卿德業之茂才謀之偉積孚于衆望出分憂寄盡董師千十乘啓行有日矣本兵置使特壯前茅豈以富貴卿哉矧所相兼官於中元戎專官於外體貌司壹脉絡貫修扞于艱以救寧武圖功蓋在此行荒拜稽首對揚王休毋屢勤遜牘為也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上表奏請

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

壽不允批荅

朕親臨政枋以來嘉與海內相安於善治而秉德不康寧無以輯天人之和咎證荐形於象緯妖氛旁煽於曁垂致使吾民重罹其害夙夜忪厲心焉如擣其敢晏然盛禮備樂于廷以侈誕彌之慶哉群公百辟盍圖往求朕收濟顧援承平舊章以請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固天保歸美之至情而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無逸享國之長在此不在彼也其忌將順用副憂勤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再上表奏請
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
壽不允批荅

誕節之置非古也我朝列聖觀會通以合禮必隨時而酌損之上天示變則寢同天之祲容萬民失業則蠲天申之縟典蓋以畏天恤民爲心不以位爲樂也朕獲承至尊休德于今一紀露囊獻賀每抑而不進矧今玩存雷之象恐懼修德莫敢違

息可効千秋爲宴樂乎約浮崇簡朕等勿重請也所請宜不允

謝奕昌再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
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而外戚恩澤寢博其來尚矣卿以相門芝蘭之彥中闡棠棣之雋蹈履規矩藹有令譽翟車歸謁首建駢旒金忌數超出拘攣之表而人不謂過豈特舊章之可循抑官惟其稱非私昵之及也樊氏世篤陰亦戒俊恂恂苗裔傳龜襲紫朕所以期卿者甚遠毋留成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謝奕禮再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
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閨門者王道之本后有進賢之志無私謁之心則
公道而倖門塞紀綱立而名器重雖同氣何有
乎濫恩卿僚富貴而退遜服儒雅而謹勅后實嘉
之于邑于謝寢廟既成禕衣歸省相祀有恪伯仲
一日而授兩節度越常科恩義稱也免續來上謂
隆名盛典不容倖得而謙畏有加漢四姓罔克
美於前矣亟祗若予命所辭官不允仍斷來章



